



指尖上的爱情

三年来网络最感人的故事

下一站

丹妤◎著

爱情左转



你是否尝试推过长夜等待微明？
你是否倾听过时光的羽翼在你心的版图上打出酒窝？
在有雨的傍晚，脆弱的成长压低枝条。



指尖上的爱情
三年来网络最感人的故事

下一站

爱情左转

丹妤◎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指尖上的爱情/夜潮,海漾,丹妤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9

ISBN 7-5057-2037-6

I. 指... II. ①夜... ②海... ③丹... III. 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4347 号

由法兰克福国际工作室授权出版,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

书名	下一站爱情左转
作者	丹妤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译文印刷厂
规格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5.375 印张 110,000 字
版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2037-6
定价	48.00 元(本辑 4 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两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4-4757

前尘·某那 Legend of a Split Second 1

永远的波腊丽思 Polaris, Eternal Polaris 91

谁在镜子里喊我的名字 Who Enchants Me in the Mirror 115

说说艾尔莎吧 A Tale of Arshia 157

前尘

前尘·某那

Legend of a Split Second

某那

我们怎样在片刻与片刻的复沓中获得存在的勇气？我们怎样延展生命的琐碎和琐碎里不为人知的意义？只有我们的眼睛学会内视，洞照内心潜藏的阴翳，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全部答案：我们的每一次悸动，不过取自旧事前缘的一角衣袂。我们所不能忘怀的凝动的韵律，身边流转的诗，某些目光锃亮的人，某些在枝头上摇摆的事物，某些黯淡下去的时刻，那些物事被标记，那些人被记起，那些时刻因为背景的薄暮和前景的凸显，而被心灵擦亮，直至神采奕奕……

——艾尔莎·贝尼特《倾听的叙事》

1

你是否尝试捱过长夜等待微明？

你是否倾听过时光的羽翼在你心的版图上打出酒窝？

在有雨的傍晚，脆弱的成长压低枝条。

当然，有时是清晨，鸟迹在窗台上的书写破开梦的轻绉。

这种时刻，绸缎般光滑的生活打了个喷嚏，咳出一道抚不平的褶皱——一圈只有举着触觉的火把才能找到的涟漪。

呵，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心可以情歌，俗常生命的行走得以踏出奇迹……

在宁采臣的诗歌课堂上，苏小小攥着一掬蓝汪汪的情绪述说着这样的心事。

这样的片刻，总是蒲邻茜岸学子最沉静的断片，这些断片的连缀，往往成了蒲邻茜岸人珍藏心底的对蒲邻茜岸的所

有记忆。

这种说法并不夸张。

2

在以文化重镇、学术中心著称的格洛斯城，偏安古城一角的蒲邻茜岸大学无异是中心的中心：以其高得吓人的门槛，遍收世界各地名流的干云豪气。

当然，苏小小一年多前决定冲击这所在西斯潘镇人耳朵里听来当得上那句俗滥了的词——如雷贯耳——的百年学府，是抱着破釜沉舟的气概的。

至今，一想到当初填报志愿的勇气，苏小小的手心还攥着一把汗。

苏小小一直以为，自己能够进入蒲邻茜岸，完全是上天的恩赐。

3

命运降临在每个人头顶上是公平的。

两年前，母亲滚烫着眼眶，怜惜地摩挲着苏小小说出这番话时，苏小小并没有觉出这句话的份量。

她只是沉浸在丧母之痛的巨大漩涡中，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苏小小在亲手洗干净母亲锦缎一样灿烂的身体之后，双眼再次打开一道酷烈倔强的闸。

野马一样肆虐的泪雨打在母亲美好依然温暖不再的躯体



上，苏小小再次想起母亲撒手人寰时分留给她的惟一的遗产、惟一的亲人：苍天，命运。

是的，命运。命该如此。我愿接受惩罚。

苏小小抹尽心头最后一滴泪，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母女相依为命二十余载的家。

从此，家将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等待，苏小小知道。

苏小小不知道的是，她的泪海已经干涸。等待她填满命运巨壑的，是催逼不垮的柔韧，背靠苍天的战局。

也许，老天把太多不幸倾轧在自己柔弱的肩头之后良心发现，终于发现自己内心一滴感动的泪，而将进入蒲邻茜岸作为奖赏？

苏小小笑了，真的如此罢，无论如何，老天毕竟对自己绽开了笑脸。

妈妈会在梦里笑醒的。

是啊，妈妈会在梦里笑醒的。

小时候，自己得到老师一句夸耀，捧回家一个满分的作业本，胸前挂着大红花，被邻家孩子欺负不妥协也不哭闹，妈妈总会笑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乖，我家小小最乖了。

妈妈这句夸奖之后扭转身，眨巴一下鹅绒被子一样温暖的眼皮，长长的睫毛上，滚落两串温热的泪水。

这种时候，苏小小总装出没有发现妈妈的隐秘，蹦蹦跳跳地颠了出去，牵牵兰花的手，拉拉月季的袖，小小的泪珠一颗颗扑嗒扑嗒打在花朵们姹紫嫣红的心事上。



妈妈总是高兴的，苏小小知道，虽然妈妈的高兴打着眼泪的底色。

然而，两年半前，妈妈颤巍巍地指着小小鼻子，你你你半天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时，苏小小第一次发现，妈妈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伤心痛肺的那种。

知道妈妈离不开自己，然而，苏小小还是离开了妈妈，住在单身宿舍，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家，直到妈妈半年之后的溘然长逝……

苏小小对母亲的死一直无法释怀，如果不是因为命运捉弄人，安排给自己一段爱情，如果不是惹妈妈伤心，如果没有离家而是守护在妈妈身边……

可以存在无数假设，可是命运来不得编排，妈妈不在人世已是不容分辩的事实。

苏小小伸手进入曾与妈妈一道行走欢歌的空气，自己年轻的呼吸还在，可是，依然年轻的妈妈的呼吸已经不见踪迹。

可是，即使可以重来，我又会作出什么抉择呢？

选择与妈妈白头？

是的，如此，妈妈的美丽还在，妈妈兰花一样幽远的芳香还在。

然而，自己做得到吗？

苏小小绝望地发现，在自己内心，即使在母亲之死的地基上，建立起来的仍然是一座背离母亲投向爱情的高塔！思路至此，苏小小的心里像有一只小手一样揪得生疼，苏小小

被内心的诘问逼迫到了悬崖……

4

用高手如云形容蒲邻茜岸的才子佳人们绝对不算夸张。当然，蒲邻茜岸才俊们的胜处不在男生多么俊俏女生多么窈窕，蒲邻茜岸人的好在内里，所谓内秀。

一片树叶落下来砸死三个博士。这是世人熟知的对蒲邻茜岸秀木林立的写照。

在苏小小眼里，蒲邻茜岸的好绝不止在于此。

——所谓博士，不过是学位头衔高低有别，蒲邻茜岸人的优秀在于无论是谁，都有致敌高招。在蒲邻茜岸，你得低下头走路，刚踏进蒲邻茜岸的大门，高年级的师兄师姐就以过来人的口吻大开训诫，垂手恭听的，是苏小小在内的一批以蒲邻茜岸为圣殿的新鲜面孔。

也是在那次座谈中，苏小小记住了宁采臣这个名字。

在那些意气风发的少年才俊中间，宁采臣是眩目的。

宁采臣的眩目不是以气势取胜。

相反，他是默默无闻的，静静地坐在角落里，认真地听着大家的发言，脸上看不到一丝表情。

这种刻意扮酷的人苏小小见多了，因此苏小小看他的眼光就有了一点不同的意味。

只是，这份意味不是敬意，离欣赏也很遥远：苏小小嘴角上翘，又降落，表现的是一种深刻洞察之后的不以为然，那表情里说，你那点汤汤水水，还是收起来吧，我看透了。



不苟言笑的宁采臣脸上似乎长了触角，苏小小的不屑递过去的同时，宁采臣的耳廓倏地红遍了，条件反射地，宁采臣的目光反弹了回来，直勾勾地定在苏小小的瞳仁里。

苏小小始料不及，表情来不及收回，尴尬地停在脸上。

还好，宁采臣与人为善，浅浅地一笑，嘴角牵动了一下。

很好看。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苏小小有些吃惊，苏小小发现，这个自己颇为不屑的男生竟引得自己心里怦然一动。

一朵红，两朵红，苏小小颊上添上满天红。

苏小小忍不住又看了宁采臣一眼，然而，宁采臣的眼光已经转向众人了。

耳朵接触到宁采臣的声音，苏小小被深深折服了：苏小小完全料想不到，这个身子单薄的男生竟然蕴蓄着那么大的能量。声音不大，却句句如金石，砸得大家耳膜嗡嗡叫。

苏小小打量着相隔几个座位的这位面容清癯的大男生。脸廓像刀削一般锋利，眼睛不很大，却像凝聚了全身的精髓，刀子似的，可以望到别人心里去。身上没有一点赘肉，修长而结实，不很高，刚过“二等残废”线。——女生当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男人身高如果不够一米七，就等于二等残废。苏小小从来不参与这种在她看来无聊又无趣的口水大战。在她眼里，宁采臣的“残废”非但不是缺点，反而是体力和智慧高度凝聚的表现。

苏小小什么也没装到脑子里去，思维里回旋的，只是宁

采臣对大家一致宣称的低头走路颇不以为意，似乎说的是走路要抬头，内心更要昂起头。宁采臣似乎还拿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然而，细节如何，苏小小是一个词也听明白了……

才见一面，没看几眼，都不知道人家丁丁卯卯，就这么揣想，苏小小脸红了，觉得自己在心里编派人家很没道理。

苏小小脸红的是，自己内心某个隐秘的机括似乎张开了一道微小的罅隙。

她发现，这道罅隙是为这个叫宁采臣的男生开的。

脸烫得紧，目光却收不回，长了脚一样粘在宁采臣脸上。

“有问题吗？”宁采臣蹙了一下眉，示意苏小小开口。

“没，没。”苏小小一迭声否认，脸红到心口。

5

苏小小第一次走进蒲邻茜岸的课堂就吓了一跳：埋着头翻看一本诗集的时候，一个声音踏着铃声炸得苏小小浑身哆嗦——

我是宁采臣……

苏小小诧异的同时，宁采臣也注意到了坐在前排的苏小小，目光对视，不禁同时脸红。

这学期我将与大家一道在诗歌里漫步，平等与交流是我对大家惟一的要求……

宁采臣的每一下吐字就敲在苏小小的心弦上。

6

这是还在攻读文学博士的宁采臣开出的第一门课。很快地，听宁采臣演说诗歌，成为蒲邻茜岸学子的一道课业时尚。

宁采臣不缺乏激情，却又懂得松弛有度，诗歌被他演绎得汁水四溢，像可以饱餐的盛筵一样填饱着蒲邻茜岸学子不算丰盛的人文生活。

人潮如海，连过道、讲台边缘都蹲伏着听众，这样的厚待，宁采臣更生长出一种使命，学生付给他十分，他就要坚持回馈给学生一百。

诗歌讲得如春花秋月一般喜人。

然而，宁采臣钟爱的，还是那个目光时而迷离时而执着总像汪着一掬淡雾的谜一般的女生苏小小。

宁采臣固执地认定苏小小一定有故事：她飘忽不定的眼神里一定藏着谜一样的传奇。

然而，这个谜底是什么谜面又在哪呢？

宁采臣一无所知。

7

宁采臣本质上是一个诗人。

宁采臣也常有旁涉，小说阴柔婉转，藏有连环套连环的故事；散文舒展开阔，隐有情愫戟张的风雷；评论中正厚实，富有真理昭显的气度……然而，武艺一身，无不袒露着



勃发的诗性。宁采臣最割舍不下的，还是自己的诗。

评诗讲诗，已经成为宁采臣每周企盼的头等大事。只有到了诗歌课堂上，宁采臣才发现自己的价值：在诗的国度里，他，一介书生宁采臣，就是国王……

而写诗几乎伴随宁采臣的生命史。

宁采臣写诗是有天赋的。

天赋言者，与生俱来者也。

毫不夸张地说，打出生起，宁采臣就会作诗了，如果将他豪壮的第一声啼哭也算作诗的话。

然而，当宁采臣说诗的时候，仅仅在他满十月的那天。

妈妈抱抱，妈妈抱，妈妈抱宝宝。

宁采臣的第一首诗就出声不凡。以后是与母亲口占对联，等到不久会写字了，对联与诗歌就成了宁采臣与一日三餐行走睡眠新陈代谢一样的每日必修课了。

宁采臣的天才诗歌历程经过母亲一番渲染之后就近乎传奇了。

母亲对每一个进入家门的宁采臣的旧朋新知都要演说一番儿子的伟大传奇。

当然，上门的姑娘母亲也不是照单全收，有幸聆听宁采臣传奇的，总是宁采臣的同龄女生，而且，括弧，得有一个附加条件：水。

试一下“水”，不消伸手，母亲就能断定女人到底有几“水”。

“几”相当“很”，程度更高，极点的意思。“水”是



母亲对好姑娘的最高赞誉。

母亲认作“水”的姑娘要灵光，还不能自作聪明；要窈窕，又不能身无半两肉，胸脯可作飞机场；要脸蛋，却不要狐媚骚，搔首弄姿媚惑人。

当然，还有一个颠扑不破的框框：要是处女。

判别处女谈何容易。然而母亲自有高招。

母亲说，好女走路夹紧胯，坏女人走路不兜风。

母亲说的不兜风是指女人两腿分得开了一些，风会呼呼地冲双腿之间吹拂过去。

宁采臣对母亲的传奇演绎不以为然，尤其不满母亲相女人的那副色迷迷。

什么，你说我什么？有一回母亲捕捉到宁采臣不小心漏出嘴角的嘀咕，老大不高兴。我色迷迷，哼，还不是为你个小短寿看的！我落什么好！

宁采臣便不敢反对了，摩挲着母亲肩背，一百个不是地赔着小心。

8

李师师基本算是符合母亲的媳妇标准。

或者说，李师师基本很“水”了。

想想，站直，额头贴着宁采臣嘴巴，海拔合适。

侧过身子，正反两个S扭了几道弯。正对，除了肩宽了点，宽臀，美腿，小掐腰，条子正当。

细瞅，溜眉，大眼，双眼皮，宽鼻梁，阔嘴帘，尖下

颌，细脖，脸子周正。

还要几好？

咱不能人心不足蛇吞象不是？

母亲对李师师一千个一万个热络，两眼之下就把李师师琢磨个大概齐，喜不自胜，前脚才着家，后脚就颠出街面上，鸡鸭鱼肉七荤八素摆了个盘子摆着碟子。

其实，受到母亲殷勤伺候的李师师此时还只是宁采臣的暗恋对象。

李师师心里怎么想，宁采臣看不出究竟。

然而，李师师与母亲交好是铁定的了。

李师师一高兴，就由与母亲的好上转过脸来多看了宁采臣几眼。

几眼里都极有内容。

母亲讲到宁采臣穿着开裆裤时节的事儿时，李师师的目光仿佛就穿透了宁采臣的衣服，李师师看到哪，宁采臣那块儿的皮肤就禁不住一阵紧缩。

然而，事情就出在然而上——母亲热血一沸腾，一碗“水”忘了端平实：漏了一块筹码。

李师师热乎乎地粘着宁采臣母亲舍不得离开，然而，汨别时刻终于还是来到了，那块侥幸地被宁采臣母亲遗漏的筹码终于不幸了——

经典的电影镜头：离家的时候，李师师与宁采臣两相依依，不同的是，宁采臣三步一回头，妈，您回去吧，李师师挽着宁采臣的胳膊却是一步三回头，伯母，您回去吧，我会